

社會問題總覽

新 文 化 叢 書

社會問題總覽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十年四月印刷
民國十年四月再版

社會問題總覽(全三冊)

定價銀一元二角



原著者

高島素之

譯者

李達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中華書局

北京天津奉天廣州長沙開封溫州長春
漢口南昌南京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
常德福州成都重慶雲南徐州西安汕頭
沙市梧州衡州貴陽桂林柳州安慶梧州
東昌廈門福州合綏化烟台鄭州梧州
石家莊熱河龍江張家口新加坡

(C111511D)

第三編 工會

第一章 工會之意義及其由來

一 工會的話義及其本質

(1) 工會目的兩大區別

工會一語，英語稱爲 *Trade Union* 或 *Industrial Union*，若說前者是職工公會的意思，後者是工業公會的意思，怕容易誤會的時候，則用 *Labour Union*，似較與工會的本質相近。現在把日本學者所著的書看起來，對於「工會」則多用「職工公會」的文字，說明公會的事情，只是「產業公會」雖有把他當作「職工公會」，却少有把他當作工會的。譬如鈴木豐氏把桑巴特(*Sombart*)所著的 *Die Gewerbliche Arbeiterfrage* 譯爲勞動問題與勞動政策一書，把英語的 *Trade Union* 和德語的 *Gewerksverein Gewerkschaften* 解爲「職工公會」。桑田熊藏和河田嗣郎兩博士也把工會呼爲職工公會。所以大都是用「職工公會」這個文字來說工會的。如鈴木氏所譯的書中，他舉廣義的職工公會來暗示

中第一章第一節「職工公會組織的本質」上說：「職工公會及與此類似而構

近世勞動者保護其利益而聯合的，雖可說是近世最發達的同業公會之一，可是在

與其他純粹同業公會——如中世的同業公會（*Nauff*）——大不相同的。若是世人要把

代勞動者所組織的職工公會當作狹義的職工公會（*Arbeiter gilden*），以為與手工業公

會（*Handwerkergilden*）相同，或以為起源於手工業公會，那就不得不加許多制限，這話

方能成立。因為對於現在的職工公會，我們要知道他為廣義的職工公會的特質，要在

他與往時手工業公會及職人團體（*Gesellener band*）相異的地方，方能夠辨別出來。若

說職工公會是同業公會的時候，就不可不說同業公會的特徵，在其會員屬於同一職業了，

這是不對的。在古時手工業公會的意思說起來，全然不適合的。古時手工業勞動者職

業的限界，由同等程度的訓練能力決定的，有時關於職業上的秘訣，更由同等的修養和運

命決定的。手工業勞動者設立同種職業公會，對於他種職業代表，取閉關主義。所以尊

重職業的思想，雖成了經驗科學發達遲緩的原因，然在數百年間完成手工業的生產同業

公會，却是一種特色了。

此中所謂中世的公會，都是譯 *Zunft* 而來的，我們叫這種中世的公會爲同業公會，與英語的 *Guild* 相當。同業公會這個譯名，雖不通用，然當此研究勞動問題之時，想不久就要通用的。可是鈴木氏却譯爲中世的公會，或既往的公會，即此可以推知他所譯的職工會也未必適當。事實上桑巴特對於英語的 *Trade Union*，認爲有廣狹二義，在那書第三章，就是用廣義的職工會即工會來說明勞動運動的。

同稱工會爲職工公會的河田嗣郎，却與前者相反，他把工會作爲廣義的職工公會的一種。他說：「資本與勞動不是必然要在敵對關係上的，」所以勞動團體，並不以階級鬥爭爲目的。有時職工公會雖從事階級鬥爭，却是以肯定現制度爲前提的，不過是增進利益的一個手段。河田氏所說如此，可是我們所說的工會，不是肯定現制度以增進利益爲目的，乃以破壞現制度爲目的，所謂職工公會之中，自然也有如河田嗣郎所說不以破壞爲目的，例如中世的同業公會與 *Trade Union* 的一種就是的。河田氏所說，他

及社會運動書中有一段說：

「職工公會有時雖亦同盟罷工，或用別的手段做階級鬥爭的事情，不過都是當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為勞動者增進利益起見，當作一種運動的形式去做的，換句話說，當作一種達目的的手段去做的。決不是把階級鬥爭當作目的來破壞現制度的。所以同是勞動團體，而職工公會與工團 (Syndicat) 面目大不相同。工團行工團主義，想打破現社會制度，為勞動者造出勞動者的社會及經濟，生產分配，都歸勞動者自己支配，聯合多數工團，成一大組織，造出一個勞動者支配的天下。在職工公會中，有叫做新聯合主義 (New Unionism) 其性質與工團主義相同，可說是工團主義的一個別名。然而本篇不討論新聯合主義，想研究英國職工公會的性質，所以對於上述兩者的區別不得不認定的。」

河田氏將英國式的普通職工公會和法國的工團分作兩物是不錯的，可是他說這不是那一篇的目的，不在職工公會中說明，却欠妥當的。因為就是說職工公會，說工會，總是勞動者的團體，即不得不相提並論。

河田氏所說「資本與勞動不在敵對關係上」這種想法，我們不能表示同意。總之，世界的勞動團體中，資本與勞動全然是敵對關係，不過此中有以階級鬥爭爲目的與否罷了，這是河田氏也承認的，桑巴特也承認的。本書本篇述「工會」對於以上兩種區別，當然都要說明的，可是照桑巴特著鈴木氏譯的書中所說的，無論如何用廣義解釋，本書却相信「工會」的意義不能說是「職工公會」，所以豫先把工會的語義說說，然後再說明他的本質。

(2) 工會之單位與內容

在英國說 Trade Union 在美國說 Industrial Union，其目的有兩大派別而且又是包有兩種意義的勞動團體的名稱，在前面已經說明。可是就兩者的歷史和國別說起來，前者在英國有百年的歷史，其性質不以階級鬥爭爲目的而以爲手段，事實上可譯爲職工公會或職業公會。後者在美國不過十數年的歷史，其性質有以階級鬥爭爲目的，又有不等的，所以不能譯爲職工公會或職業公會。所以由性質上說起來把他譯爲工會，
Labour Union 最相當的。

如桑巴特所說，現代的勞動者團體，不僅限定屬於中世的同業公會與現代

公會及美國的 A F L，也有屬於法國的工團和美國的 I W W 的勞動團體的。

地

今日的勞動團體，不僅是屬於同種職業的勞動團體，或熟練職工團體，或「職工」與勞動者的團體，實是網羅全體職業勞動者的勞動團體，對於勞動問題最有勢力的。所以與其說是 Trade Union 是 Industrial Union，不如說是 Labour Union 較為適當。一說是 Trade Union 猶可，說是 Industrial Union 則不可。

由上述的看來，可知工會與中世的同業公會現在的產業公會，其本質大不相同。依布連達諾 (Prenano) 和霍華爾兩人的著書看起來，現代的工會不過是中世同業公會發達而來的一種變態。而英人衛布 (Webb) 則以為不然，說工會與中世的同業公會并無因果關係。中世的同業公會是自由市民所組織的一種自治團體，雖與今日的產業公會相似，而與工會則不同。即，中世的同業公會，并非由勞動者組織的，乃是當時的資本家組織的，在當時的勞動者，不過是資本家的奴隸。凡屬同一種類的資本家，為增進自家企業上

的利益組織公會，後來日益發達，自由都市的自治行政，他們都掌握起來了。這就是中世紀的同業公會與現代勞動者為圖勞動階級利益而組織的工會是不相同的。

現代的產業公會有由消費者方面組織的，有由生產者方面組織的，可是與中世紀的同業公會無大差異，并非勞動運動的機關。至於工會則以解決勞動問題才組織的，這是兩者不同的地方。由生產者方面所組織的產業公會，多由小資本家組織的，其任務為購入材料，運搬商品，販賣貨物，籌備資金，使用器具等事；所以內容分為購買公會，販賣公會，機械使用公會等項。由消費者方面所組織的產業公會，就是消費公會，其目的在由公會買入會員所共通的必要品，以分配於各會員，因此可免商人從中漁利，會員的負擔，也可減輕許多。可是這種公會，有自設工場生產的，更有將其商品販賣以營利的。與生產者方面所組織的營利產業公會，差不多是一樣。所以中世紀的同業公會和現在的產業公會，無論其為生產者或消費者所組織，與現代工會的性質不同，所以工會不特不能說是產業公會，不能說是職工公會。然則工會的本質究竟如何？第一節中已將要領說明，

次。

桑田熊藏的見解，對於河田嗣郎將工會呼爲職工公會的地方雖然相同，可是對工團主義除外，說「職工公會是肯定現時經濟及社會的制度」一句話，却不表同意。桑田氏曾於所著的工業經濟論上說：工會的目的，在使資本家與勞動者的關係成爲買賣關係，而立於對等地位。可是後來他又於所著的歐洲最近社會問題書上，述俄羅斯的勞動運動道：

「一九〇四年底憲政運動一經地方議會聯合會提倡，天下之人靡然相從，勞動者響應的多，職工公會的態度大變，加本所創立的職工公會的工人，時常參加此等運動，加本雖欲極力抑制，無奈大勢所趨，亦無辦法，只得袖手旁觀了。」

由此可知桑田氏認定工會有參加革命運動的事情，與河田氏說工會的本質是承認現制度的主張是不同的了。

還有窪田文三氏，他簡直呼英國的 Trade Union 爲工會，他於他所著的歐美勞動問題

書中說道：「現時的工會，在英國已於十八世紀發生這種組織，如反抗同業公會而起的職人團體，由某種意思說來，可說就是現代工會組織的前驅（中略）英國的工會由歷史看來，與大陸各國的工會有不同的地方。」

窪田氏不特呼英國的 Trade Union 爲工會，他又認定工會在英國在歐洲大陸各國都存在的，他又說：

「英國的工會最初雖以改善經濟上社會上的地位爲目的，可是歐洲各國的工會，則專以政治爲目的。所以關於改善勞動者經濟上社會上地位的成績，歐洲各國遠不及英國。然而喚起勞動者政治的自覺心使他們參加政治，養成了一種潛勢力的地方，英國的工會又不及歐洲各國了。」

將上述日本各學者的書考察起來，應稱工會的，他們偏說是職工公會，而其所稱爲職工公會的工會，其實不過是英國式的工會，或者與此相似的工會，這是應該注意的。稱的工會，乃是今日的工會，其本質以資本家或資本主義者爲對手，以屬於一

動者爲單位，或以同業關係與境遇上的關係爲基礎，又或無論同等與否，唯以義及撤廢資本主義爲目的而組織的運動機關，這就叫做工會。換句話說，就是對問題中占大部分的勞動問題，不問其爲根本方法與否，總想設法解決此問題而組織的團體，就是今日的工會。

二 工會與勞動運動

(1) 勞動者與勞動運動者

欲說明工會與勞動運動的關係，就有了解勞動問題的必要。關於勞動問題的解釋，已在總論中說明，茲更摘其大要而言，就是資本家對於勞動者一切關係的問題。想來解決此問題的人，就有一種勞動運動者。這種勞動運動者，有與勞動團體生關係的，有不然的。與勞動團體生關係的運動者，他注重在勞動團體的勢力，爲之指導助長，使成爲階級鬥爭的後盾，以便解決勞動問題。不與勞動團體生關係的運動者，其目的雖與前者相同，而其手段乃是間接的，他們不與勞動者接近而從遠處爲勞動者指導誘掖的。所以這種運動

家，稱做社會運動家的很多。社會運動者與勞動運動者有不同的地方，因為社會運動者對於勞動運動以外，別的社會問題，他也去運動的，至於勞動運動者，則專運動關於勞動問題的事情。

工會有依勞動運動者社會運動者為指導而組織的，或者現在還有由他們統率的；又有與勞動運動者全無關係即解決勞動問題的就是勞動者自身，行勞動運動的，就是勞動團體。所以工會和勞動問題的關係，與工會和勞動運動的關係是一樣的。

勞動問題是勞動者自身的問題，所以勞動者至好自己覺悟，自己解決這個問題。可是這也不單是勞動者一方面的問題，至少與資本家也有關係。又不單是資本家的問題，實可說是社會全體的問題。勞動問題，既成為社會問題，則第三者對此亦成為問題。不過這個問題的發展，多半由於勞動者的自覺，由對於資本家發生不平而來，所以解決這個問題，勞動者當然居第一位。

假使資本主義雖行不去，而被壓迫的勞動者不能自覺，此時有志的人若想

個問題，則勞動者不知不覺，情人代理了自己的責任，於是非勞動者的運動者，一個問題，他既是社會的一份子，對此社會中不平之事，有主張的權利，又是應盡的義務。

(2) 勞動團體與主義方針

勞動問題，不單是勞動者的問題，乃是社會全體的問題。社會生活像一個大法庭，勞動者像原告，資本家像被告，其他的人像證人，律師鑑定人，陪審員之類。所以這個問題，不單是原告的力所能解決，也不是被告或第三者的力所能解決的，必定要全體才能解決的。有時候那被告容了原告的要求，這個問題似乎可以解決，而其實不然，因為原告者的要求，在使被告者完全消滅，方能滿足。換句話說，就是勞動者的要求，無論其理會與否，假使資本家若不中止其為資本家，他的要求是不滿足的。就是原告雖有時滿足，而周圍的證人，律師鑑定人，陪審員等，也決不隨便的表示滿足的。所以除開勞動階級的勢力能够打勝資本階級以外，若想依勞動者自身的力量，單獨解決這問題，不能做到。

其次要考察的就是勞動團體的工會，也不是絕對解決勞動問題的機關。工會雖可說

是勞動運動的第一位，可是勞動運動不只是工會可以依賴，有時工會對於勞動運動也是無效的。譬如目前美國兩個勞動團體，一爲美國勞動同盟即AFL，一爲世界工業勞動會即IWW。IWW的會員罵AFL爲資本家的團體，而AFL的主張運動，與中世的同業公會不能滿足職人團體一樣，也不能使一般勞動者滿足，所以對於勞動問題是無力的。IWW的會員現在不過七萬人，AFL的會員現在則超過二百萬，可知表同情於AFL的較表同情於IWW的多，然而也不能說對於AFL的主張運動均表示滿足的。此處所謂「滿足」並不以參加的人數多寡爲定。參加資本主義的人雖多，參加社會主義的人雖少，也不能說資本主義可以滿足，社會主義不能使人滿足的話。總要看社會生活的實際，根據理論的暗示，察看輿論的大勢，看到底那一種主義方針，能圖大多數人的幸福，就是參加的人雖少，而於人類滿足上看來，仍以有價值的主義方針爲好。所以AFL的會員雖多，而對於勞動運動上也無多大期望的。

勞動運動的成效，要看那主義方針，是不是爲大多數人謀幸福。所以工會

於勞動運動上自然是好，若是主義不徹底人雖多，也是無用的。所以解決勞動，并不是絕對可依賴的，以工會為單位的勞動團體也是一樣。可知勞動團體對於勞動，雖占第一位，若是主義方針不好，對於勞動運動也是無益的。

(3) 勞動者的團結與工會

此後更須考究的，就是勞動者的團結與工會的關係。工會自然是勞動者團結的一個體制，可是勞動者的團結，并不要待工會才能實現的。此處該補說的，就是工會與勞動者的團結并不是一樣的事情。工會本是勞動團體，而勞動團體不盡是工會，其他用種種形式而團結的很多。工會係勞動者依法律，定章程，組織一團，作為擁護自己階級的利益機關。可是許多勞動者雖不加入這會，却不能說他們沒有團體。前次東京印刷職工罷工的時候，有個革進會來團結他們，為他們的團體機關。可見勞動者的團結，并不要待工會才能實現。

其次勞動者的示威運動，也並不待工會才能實現的。有人說：勞動運動非有工會不可，